书山有径

一位老报人的道义

■倪祖敏 文

在审定完最后一次书稿并将其送往印刷厂去印刷的时候,作为《飞花丝雨忆当年》责任编辑的我,终于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长气。

从黄嘉生老师产生写书念头的那时起,我伴随着作者的立项、选稿、打样、审稿、联系出版、印刷等各种事务工作的展开,一共经历了3个春秋。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耐心,是因为黄嘉生老师是上海新闻界中一位极负盛名的新闻工作者。他在五十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里,以他的辛勤劳苦与职业品德写下了数以千计的新闻稿,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稿件被刊登在《解放日报》的第一版上,因此,他获得了一个“黄头版”的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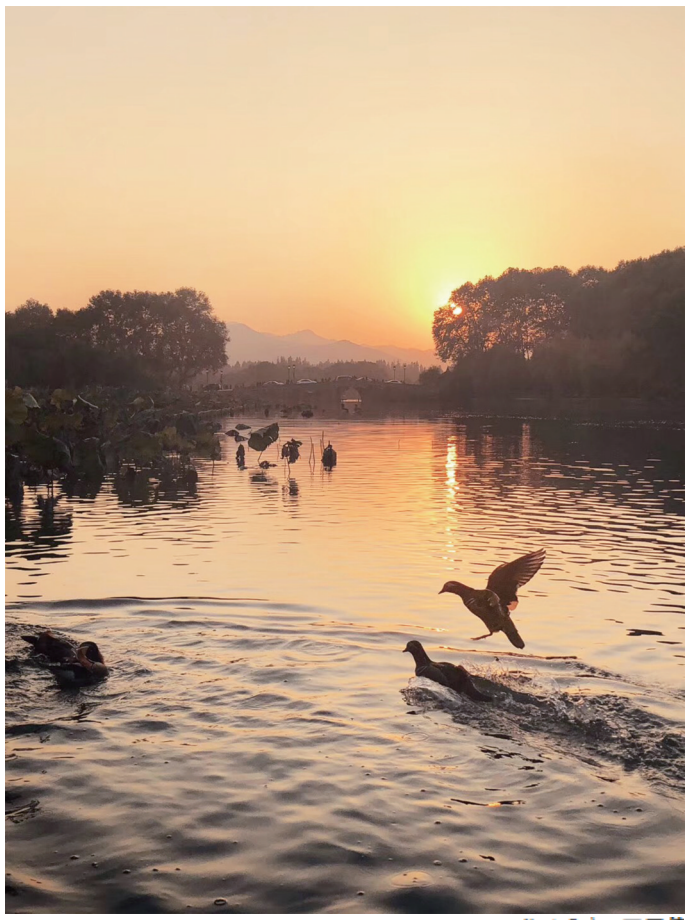
作者的许多报道与时代紧密相连,反映着时代的气息。读完《飞花丝雨忆当年》,似乎让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更让我们想起了那个年代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

作者反对张扬自己,一直崇尚低调做人。但是,当我们把本书读完后却发现,当年的许多重要新闻报道,竟是出自于他的笔下。《一辆26路无轨电车翻车》的新闻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了新时期公开报道灾害、事故新闻的先河。1980年夏天在上海展开的如火如荼的“三街一评”评选活动和新闻报道,与作者有着直接关联,他是该活动的发起者之一。还有家喻户晓的“上海市名牌产品评选活动”(现更名为推荐活动),黄嘉生老师四处穿针引线,联络促成此事,是该活动的创始人之一和关键性人物。

作者既注重自己的职业责任,又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经常针砭时弊,敢于直言地写下了许多令社会震动与关注的稿件。《市百十店漏洞令人吃惊》的报道,促使全市商业系统大规模地进行抓管理、查堵漏洞。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服务组的工资应如何发》的报道,在全市范围内对克服平均主义,采取绩效挂钩,搞活分配,推动国营、集体企业的工资改革起着普遍作用。黄嘉生老师兼任上海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的几年时间里,更是仗义执言地写下了无数令消费者拍手称快的稿件。

作者性情平和、淡泊名利、为人处事正派、对同志平等尊重。我跟随黄嘉生老师工作多年,包括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他有一门亲戚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曾任《中央日报》社社长的程沧波先生。在过去那个年代里,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轻者要挨批斗,重者要清理出阶级队伍。然而,历经各次政治运动,他都相安无事,并一直受到党的新闻部门的重用。这除了依赖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外,更是他平时为人的品德所致。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黄嘉生老师今年已经94岁了,作为一位老资格的新闻职业工作者,他的职业道德和他所孜孜不倦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是我们所有新闻工作者应当认真学习与继承的。



秋日西湖 ■罗倩

意犹未尽

那个人

■丁国平 文

那个人,走了,从人间消失去了天堂。我想起他,就觉得很难忘。他是一位有名的作家,而且是世界上武侠小说的大家,他的名字叫金庸,他去世了,享年94岁,也是属于高寿的人,无奈敌不过疾病的来袭。

说起金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回忆起自己读新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小学教书,是个有名的书迷。有一天,一个年长的教师,走到我的面前说:“小丁啊,你喜欢看书,我建议你到福州路去买金庸的小说看看,那是写得很不错的小说。”然后,他又告诉我:“小说的名字叫《书剑恩仇录》,另一部小说叫《飞狐外传》。”我点点头,表示感谢。他是一个很有水平的长者,也是个读书人。他知道我的爱好,我想他推荐肯定不会差。下班以后,我就直接到了福州路,就在那个时候,买了金庸两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与《飞狐外传》。

那个时候自己年轻,熬个夜不算什么!《书剑恩仇录》可以这么说,一看就不能放下来,感觉很带劲,于是拼着命,也要把这本书看完。刚看完时,满头脑的都是武侠人物,什么陈家洛、无尘道长、赵半山以及红花会,哦,乾隆皇帝,然后是反派人物张召重,当然还有霍青桐、香香公主等。看这一类书,就觉得很过瘾。后来,人们说,武侠小说其实是成年人的童话。想想这句话还是对的,因为成年人都成熟了,也知道武侠小说所描绘的情景,在现实中不会出现,但是作为人的内心情感来说,都有一个英雄的梦,都有一个侠义的梦。这个梦在平时未必能实现,但是,在童话世界里,一切都可以信以为真,看武侠小说就是一种情感的享受过程。

《书剑恩仇录》这本书写得真不错!后来再看看《飞狐外传》,那又是一种境界。英雄人物的美,身上散发出的是一种大气,一种豪气,一种侠气,这些成年人身上未必有的气质,在小说中全部有了体现,所以看金庸的小说,还真的是一种美的享受。后来看的多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等等,金庸小说基本上都看全了。后来虽然有梁羽生、古龙出现,跟他相比的话,好像又是各有所长,不过,还是觉得金庸小说好看。

现在,金庸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写的小说是我们这一代人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作品,我想,谁也不会忘记。

诗抒胸臆

烤红薯

■张萌

哔啵之声
炸裂黄昏的闃静,孩子们
围着火堆
一种古老的仪式
在交错的时空里显现。
枯枝
在火光里走完一生
献出灰烬的暖
铁栅栏外,流水向前
接上了山里的
云雀声。
此刻,我不需要
整个秋天的丰腴
我只要
这结实的红薯,上面
沾着新鲜的泥土
新柴带着阳光的孜然味
火光映红脸庞
身后,晚霞正收回最后的羞涩

上海财神庙

■冯如

旧庙重来神采异,
飞檐云柱气崔嵬。
闲鸥频绕丹霞殿,
老杏相迎白玉台。
道不远人诚见性,
德能聚众自生财。
熏风遥起三清界,
吹向此间兰菊开。
(注:财神庙正殿
悬匾“惟德生财”。)

锚桩

■李国言

在岸边站稳脚跟
耳边是波涛拍岸的声响
目光搜寻远方熟悉的身影
来了 近了
紧紧抓住绳缆的那一刻
就像牢牢牵住了远行归来
的儿孙

孩子终究要远行他乡
去闯荡未知的世界
去经历风雨见见世面
缓缓地松手 慢慢地离开
目送孩子渐行渐远的身影
身躯依旧稳稳地扎在岸边
静静守候着远航的亲人再
一次进港

生活故事

爱上太极

■林希 文

爱上太极的时候我还在德国工作。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展露成效,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促进了中德之间的贸易交流,直接在德国引发汉语热!不仅柏林的业余大学、语言学校,语言中心、中小学纷纷开设汉语班,连波斯坦工商局都招汉语教师为中小企业的老板们上汉语课,甚至还有即将到中国赴任的德国公司经理以及夫人子女要求老师每天八小时上门为他们强化汉语学习!最多的时候,我一星期连上了六十课时汉语课!

高强度的工作损害了我的健康,一种莫名其妙的毛病缠上了我,就是一旦咳嗽就引发喉部痉挛,咳嗽咳到喘不上气,咳到最后咳出的都是鲜血!

疾病影响了工作,上课时只能拼命憋着减少咳嗽,晚上则咳到无法入睡。我开始频繁出入家庭医生的诊所。然而,即使服用了瑞士生产的最好的抗生素,病况仍不见好转。眼见这痉挛式咳嗽拖拖拉拉一个月有余,再拖下去要成“百日咳”了!期间也想过服些中药试试,但中药在德国属于进口药,价钱贵不说,还不一定能进医保。而且中药疗效慢,想到从此要捧上“药罐头”,心有不甘!

就在这种困境中,我的韩国裔家庭医生突然提出一个建议:最好的抗生素对你都没有用,你干脆去打太极拳吧,你们中国的太极拳能治病呢!

打太极拳?这在德国谈何容易?到哪里去学正宗的太极拳?我忽然想到自己不久前刚采访过柏林的德国少林寺,还写过一篇《强身健体到少林》的文章刊登在《欧洲经济导报》上。如今家庭医生既然建议我打太极拳,那我干脆就去那里向来自国内少林寺的和尚们学吧!

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半年大约二十来次吧,学费是100欧元,还需要买专门的回力运动鞋14欧元一双。费用高低是顾不得了,陈氏杨氏太极也不管了,只求在工作的空余时间里能有机会学习打太极拳,获得神力,恢复健康。

我进了一个新开的陈氏太极拳班,三位少林师傅轮流执教,教得特别认真,还会说简单的德语。每节课准备动作就要练去半个小时,要活动全身各处关节,吸气呼气,站桩,还要在厅里绕圈跑步。

学员们都是德国人,年纪也都比较轻。我是学员中最笨拙的,连“云手”都不会,师傅每次只教一个动作,然后让我们分组互相学习。我一开始经常被师傅单独叫出来,让我跟着打得比较好的学员练习基本动作,“云手”啦,“野马分鬃”啦什么的。当看到有两个德国小伙已经能打“揽雀尾”时,我心里真羡慕得不得了。

这样练了几次,招式没有学到几个,站桩跑步倒是能跟上了,准备动作也学会了。学的时候心情紧张生怕看不清学不像,把咳嗽这事就给忘啦!学了十余次,痉挛式咳嗽再也没出现了。没吃抗生素,也没捧那曾以为以后要捧一辈子的中药罐子!

就此我爱上了太极,但是一个学期还没学完,我却要中断太极学习回中国,参加国家汉办的对外汉语教师培训了。

北京语言大学的进修课程非常丰富,考试也很严格。来自世界各国的汉语教师都非常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一天,来自英国的王老师告诉我她利用课余时间开始学太极功夫扇了!说好包教包会,价格是:一千元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太极功夫扇,觉得好美!王老师说她要抓紧学会这套太极扇,带到英国去教外国学生。

再次见到太极功夫扇已经是一年后,在上海侨办的对外汉语教师培训班上,这次为了结业典礼上的表演我也跟着学了几个动作,很遗憾时间太短,没有能学会全套。

所以,当我回国工作后就特别积极地融入了柳树荫下大爷大妈们的太极拳队伍,这里有义务教学的老师,有坚持每天锻炼的拳友们。几年来我跟着他们学会了太极剑、太极刀、太极功夫扇和好几套杨氏太极拳。

同济新村居委会经常鼓励我们参加表演,还推荐我去四平路街道参加了医养结合健身班,学习太极拳和五禽戏、八段锦等健身气功。

虽然我的动作不够标准,但练太极,我是认真的。因为我忘不了自己那在德国病中求医学太极的日子,也忘不了来自英国的王老师在北京自费花一千块钱学习太极功夫扇的往事。我在海外的朋友们都特别羡慕我现在有这样好的学习太极的环境,她们在海外也像我当年那样,用港币、欧元等外币付着高价课时费学太极,只因为我的亲身经历让她们知道,练习太极确实能强身健体,给工作带来帮助,给生活带来快乐。

最近,我又把太极功夫扇教给了我的洋弟子:来自意大利的高中生们。看他们学太极扇学得那么着迷,写汉字写得那么认真。我不由地想,他们一定不会忘了在中国学习太极功夫扇的日子。

我爱上了太极,我还想让更多的人爱上太极。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本报地址:上海市江浦路667号 电话:25033875、25033874或25033860 传真:65891335 邮编:200082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